

大辽那些谜

张松 姚韞◎著

《大辽那些谜》与一般的“史话”不同，既有亲临史迹现场调查的真凭实据，又有广泛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旁征博引。

——著名考古专家王绵厚



大辽那些谜

张松
姚韞◎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辽那些迷 / 张松, 姚韞著. —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549-0474-9

I. ①大… II. ①张… ②姚…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辽代 IV. ①K246.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348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24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马 慧
封面设计: 谭慧丽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549-0474-9

定价: 48.00 元



序一

让神秘的辽国
走进大众视野

冯永谦

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张松新著《大辽那些谜》即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深以为贺！在看过电子文稿后，笔者感到此书是一部着眼于广大读者、文化积淀深厚、内容丰富翔实的辽国史述佳作，很值得一读。尤其可贵的是，许多不为人知人们或知之不详的辽国史事，作者都通过亲自到当年的事发现场实地调查，在获得大量的新材料后，再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用简洁明快的文笔，流畅生动的叙事，朴实自然的描绘，如实地加以记述，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将相关的历史知识轻松地转告给读者，既有学术性、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可读性。

我们知道，辽国是我国历史上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由契丹族建国，其政权传九帝，长达 219 年，与五代和北宋并立，据有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疆域辽阔，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影响深远，至今在俄语中仍称中国为“契丹”，由此可见一斑。但由于过去我国封建社会王朝观念的原因，将与其相并存的宋视为“正统”，而辽朝则是“偏邦”，历史相沿，习惯称为“唐宋元明清”，于是辽不显，不被列入王朝系统。同时，由于辽时“书禁”甚严，虽然当时辽国文化颇盛，各类书籍也很多，然而限制出境，难得广布，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很难看到辽时的著作，于是我们知道辽国的事情就很少了，甚至全然不知。后世修的《辽史》虽有一些记载，但也仅是概略，不旁及大量各种著述，文字量较少，记事不多，而且错讹、遗漏较多，因此，今天仅



凭一部简略的《辽史》来研究其时其事，显然就让人感到很不够了。

在我国历史发展上，曾于魏晋以后形成一次南北朝的政治局面，南北政权交相辉映，但到唐、五代之后，两宋与辽、金并立，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此时与前代相比，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点。辽宋时期，所处境况恰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高峰阶段，其国祚时间很长，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尤其是辽国，它在北中国长达 200 多年的统治中，普遍设立京、府、州、县，到处炊烟相望，道路畅通。直到今天，我国北方许多知名的城市，都是在辽国的建置上发展起来的，其根在此，甚至有的城市至今用的仍是辽国时的名字。在辽国长期有效的管辖和经营下，边地得到广泛开发，甚至超越了文治武功都称盛世的汉、唐时期。辽国在开发北中国方面对我国发展的历史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是，很多人只知道宋，而不知道辽。我从事考古工作至今 50 余年，常年在城乡各地的工农业建设工程中做调查和发掘，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他们也大多知道宋朝的事，而对辽国的了解就很少。如果提起“杨家将”的故事，大家都能娓娓道来，而说曾和“杨家将”打过仗的那些人情况如何，就不够了解了，当然也就谈不到更具体、更系统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其发展可以说速度甚快，人们的认识变化也很大，知识普及迅速。在其文化素质提高后，人们掌握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尤其是现在有科学的考古学介入，从地下出土了大量的各类文物，通过各种传媒手段和渠道传递出来，使人们很快就能知道这些遗迹和遗物，并且看到的都是过去所未见的新东西，于是大家就感到新鲜，颇有兴趣，就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方面见闻，了解许多此前不知的新知识。地下出土文物在“创史、补史、证史”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因此也乐于了解。

在此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知识如何传递和衔接？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现在更补充有大量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说句实在话，虽然历史的、考古的材料很多，可是它们不够通俗——文献记载是古汉语，考古描述是专业术语，因其索然无味，不是专业工作者的一般读者不能坚持读下去，而且很多也看不懂。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桥梁”、一种媒介，将这些知识用另一



种笔法，上下贯通、简单明了地传递给大众读者。现在看来，这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是很必要的，而且不论是在当前还是今后，都确实需要有人做这项工作。

张松以记者的眼光，敏锐地观察到这一问题，于是拿起笔，做起了历史文化的传播工作。不期几年下来，他俨然学者，竟至百余万字作品问世。从其发表的文章看，他对历史、对考古都很了解，对文献也很熟悉。他写的题材范围很广，既写红山文化，追寻黄帝，也写青铜时代，探讨古史，还写历史王朝，钩沉索隐，处处显示出他的识见与广博。《辽沈晚报》“叫响辽河文明”“摆渡辽河”“大辽五京行”“探秘朝阳”等系列，他都有二三十篇稿件，可见其功力之深厚。

张松的可贵之处，是他每写一篇稿件，都是先亲身到现场调查采访后再写，没有坐在屋中编造的那种想当然、不切实际的东西，因此你看他写的文章，都很具体、很真实，描写细致入微，读后真如身临其境。不仅如此，他还能在实地调查中有新的发现，甚至是史学界尚不清楚的问题，他都经过实地调查而解决。

2013年，张松拟写北魏系列与辽代系列的文稿，因史书记载不详，曾邀笔者从初春到秋末，前后几次分别去了山西大同、天镇、左云，内蒙古察右前旗、凉城、包头、九原等地，调查了很多地方，如北魏与后燕兵戎相见的参合陂大战地点、金灭辽最后一战的奄遏下水的具体位置等，这些地方都非常重要，但少有人知，如不能解决，则文章无法写好，于是他前往调查。又如为写辽陵系列，他又邀笔者陪同他去重访位于内蒙古的辽祖陵、怀陵、庆陵以及位于辽宁的辽显陵、乾陵，本来这些帝陵大都长期存在争议，甚至无法确定陵址，不身临实地如何探得究竟？但调查是艰苦的，要漫山遍野寻找，爬山涉水，风吹日晒，在草树丛生、荆棘遍地、少有人迹的地方盘桓，而他毫不叫苦，心甘情愿地做起了考古工作，这种写作态度就值得称赞！

书中记述的内容，因系调查和采访所得，记入了一些民间传说或评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述资料，虽亦甚难得，但有的可能与史不尽相符，作为记者给大众写的读物亦恐难于避免。

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大辽那些谜》是一个很好

的创作，不妨一读。

谨述如上，是为序。

冯永谦，1935年12月生，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50余年中，冯永谦的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历代考古、中国古代陶瓷、中国历代长城与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已发表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与研究文章150多篇，出版自撰和主编专著10余部。在历年的学术研究中，所发表的一些论著，曾获多项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奖，有的论著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表。

大
·
辽
·
那
·
些
·
谜

DALIAO NAXIE MI



序二

弘扬地域文化
重温大辽风情

王绵厚

近期，我对张松、姚韞撰写的史迹考察作品《大辽那些谜》十分关注，2013年春节前夕，他们专程来辽博访谈征询意见，并请我写一点儿读后感。我深深地被作者在几年时间里，“行程万里，追寻219年大辽往事”的执着精神所感染，故欣然命笔写下几句读后随感。

读罢书中的文章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在当前倡导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和转化为大众雅俗共赏的新文化，而不是一些当下充斥影视剧中的“戏说”历史，是一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在这一点上，我与该书作者的心是相通的，并认为他们的作品作了很好的尝试。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在作者现今的年龄前后，亦曾多次考察省内外的汉代古城和辽金古城等乡邦史迹，作者笔下再现的大辽史迹，我曾不止一次去过，但当时多出于工作任务和研究项目需要。而作者并非出自考古专业，却坚持数年深入荒漠山川，寻访专家学者，考察历史古迹，十分难能可贵。所以，读作者撰写的《大辽那些谜》，与一般的“史话”不同，既有亲临史迹现场调查的真凭实据，又有广泛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旁征博引。尽管文中难免有个别史实和史迹的认定尚需推敲，但我认为那属于“璞玉微瑕”。即使其中的“故事”，也具有接近历史的真实感或真实的民间传说。如其记辽“上京”，先从《辽史》的“西楼”和契丹起源的“青牛白马”传说讲起；记祖州和祖陵的“石房子”，亦非仅凭道听



途说的“猎奇”，而是专门详列国内外专家各说；记辽“中京”大定府，则先从“奚王府”讲起，细将从辽圣宗开始，中京在辽代历史上多民族融合中的特殊地位，如同当年我站在中京南门的残垣断壁上，不禁想起苏东坡的兄弟苏颂写的《奚京》诗：“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又如讲辽代五京中的最后一京“西京”大同，则由北魏的都城讲到燕云十六州的“云州”；其对大同华严寺坐西面东的建筑布局的分析，认为这与包括契丹在内的北方民族“东向崇日”的民俗有关，极具历史的正确性。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辽那些谜》这样的优秀历史文化普及作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或提升为现时的、有助于“民族文化性格”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大有潜力。特别在当前重“物欲”、轻“人文”的情势下，呼唤优秀传统文化的回归尤其重要。我在近期出版的《辽宁文化通史》（秦汉卷）中，曾提出“史迹是一种凝固的文化”，要把这种“凝固的文化”，科学地传承“复活”起来并赋予新的活力，全社会和文化工作者，应该要有“文化寻根”的文化意识，和“敬畏传统”的学习精神。

王绵厚，字博文，辽宁海城人。著名考古专家。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辽宁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沈阳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议专家（历史考古）。



序三

万里追寻契丹
力求释疑解惑

金永田

契丹，魏晋时期见诸史册，经过5个半世纪的发展壮大，公元907年，契丹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登上部落联盟盟主——可汗宝座。916年，耶律阿保机按中原制度，燔柴告天，称帝建国号契丹（后改称辽），建元神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确立了皇权世袭制度，开启了由部落氏族社会逐渐向封建社会迈进的新纪元。公元918年，耶律阿保机在今内蒙古林东镇南郊建设了“皇都”。公元926年，契丹国伐灭号称海东盛国的渤海，将辽东大片膏腴之地揽入契丹版图，从此契丹国崛起于潢水、土河流域。

契丹人以游牧经济为主，而在历次战争中俘掠或自愿流入契丹的大量汉人、渤海人习惯于定居农耕生活。鉴于此，耶律阿保机创造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并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的因俗而制基本国策，妥善地化解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为辽国各民族和谐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伟大创举，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

辽国设有五京，但政权机构的核心却在“四时捺钵”，即以契丹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春、夏、秋、冬）四时巡守行在所。春捺钵、秋捺钵时，着重处理辽朝与所属其他民族的关系；夏捺钵、冬捺钵主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议决军国大事。闲暇时，为了保持其勇武精神而行围狩猎，演兵练武。

捺钵，巡守草原，可对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进行有效监管；而对农耕民族采取州县制——以五京为体系下设州县，州设刺史，县置县令，由契丹皇



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统领执掌军民之政。那些农耕人口较为集中的五京及大中小城市交织布列于广阔草原上，与契丹族杂居错处，各安生业，改变了辽国单一的狩猎游牧经济，开创了农、牧、手工业多业并举、优势互补的良好局势。辽国五京和大小城市为契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契丹这个开放、具有创造性的民族，以本土文化为主，融会汉、西夏、渤海及其他民族文化，创造了璀璨的草原文明。但成书于元代的五册《辽史》，不仅容量小，且疏漏谬误太多。辽阔雄浑的草原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灵山秀水养育了无数画家、诗人、歌者、舞者，那曲折惨烈的历史，包含了多少震撼人心、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华阁、佛寺浮屠，奢华深邃的陵寝、墓葬，神秘莫测的石室洞窟，等等，在《辽史》中有的数语带过，大多只字未提，给我们留下太多大辽的不解之谜，令人茫然。为此，有很多专家学者、媒体人、文博工作者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积极开展辽史钩沉、故城探访、遗址发掘等工作，并撰写、出版了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辽史普及读物，张松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松、姚韞于2012年8月至年底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跨越四省、市、自治区，对内蒙古林东镇（辽上京）、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辽宁辽阳（辽东京）、北京（辽南京）、山西大同（辽西京），辽祖陵、怀陵、庆陵及其奉陵邑，祖山、木叶山及相关的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踏查采访，并到各地博物馆进行参观叩问。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熟读史籍查阅大量资料，带着问题去考察，不仅向专家学者学习，还向村民牧工讨教。他们饥餐可饮、马不停蹄地穿行于各大遗址之间，风尘仆仆，万里追寻契丹遗踪，力求释疑解惑。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拍摄了160多张图片，并写出15万字的《大辽五京行》系列文字稿，在《辽沈晚报》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读者誉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破谜的好读本。

《大辽五京行》发表之后，张松并没有停止脚步，他继续探本求源，笔耕不辍，近日又将出版30多万字的《大辽那些谜》。该书在采用史料方面虽然存在个别需要加以斟酌的问题，但这仅为白璧微瑕，并没有影响其普及辽文化的价值，而且更加鲜活醇厚。它将在挖掘弘扬契丹草原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潮中发挥推动作用！



大辽那些谜

目 录

- 序一 让神秘的辽国 走进大众视野 / 1
序二 弘扬地域文化 重温大辽风情 / 5
序三 万里追寻契丹 力求释疑解惑 / 7

引子：强盛兴旺繁荣的大辽国 / 1

一、国号之谜：契丹辽或辽契丹，大辽为何采用双国号？ / 9

大辽国号意为“镔铁”？ / 9

“契丹”意指草原或沙漠？ / 10

大辽缘何“一国两号”？ / 11

古大辽与今辽宁有何历史渊源？ / 13

二、文字之谜：大字、小字，契丹文字的创制与消失 / 15

辽代墓志铭掀开契丹神秘一角 / 16

契丹文字消融于历史长河中 / 19

链接：谜一样的契丹文字 / 20

三、圣山之谜：亦真亦幻木叶山，千年环保悲情叹 / 23

“青牛白马”传说的历史悬疑 / 23



契丹圣山木叶山方位难辨/ 26

寻找“现实版”的木叶山/ 28

木叶山沙化，有关千年环保的悲情咏叹/ 29

四、捺钵之谜：哪里好玩哪里去，大辽皇帝边游乐边办公 / 32

捺钵制度是辽朝的根本制度/ 32

辽帝的捺钵地因人而异/ 33

探寻神秘的“单于庭”/ 34

五、后裔之谜：赴中亚？入云南？纵横万里的契丹遗踪 / 39

六、五京之谜：从上京到南京，大辽为何五京并存？ / 45

大辽建立五京的目的是什么？ / 45

辽上京为何被称作“小长安”？ / 51

链接：辽上京，耶律阿保机“马背上的家园” / 59

尘封千年的上京玄机 / 60

链接：辽上京城里的千年往事 / 67

大辽皇室为何对东京爱恨交加？ / 72

白塔身世千年疑，契丹遗踪东京稀 / 78

链接：辽青瓷的前世今生 / 85

链接：法库“土围子”，原是大辽“宗州城” / 89

大辽中京身世非凡，庄稼地下埋千年宝藏？ / 97

大辽西京固若金汤，真有攻不破的“铁城墙”？ / 105

南京析津府，大辽国的“钱袋子” / 113

链接：大辽帝王的“南京情结” / 120

链接：旧日古城墙，如今多为公路干道 / 121

链接：辽南京城墙背后的“名人胡同” / 124



链接：辽代瑶池，后称“万泉寺” / 129

七、古墓之谜：辽五帝陵墓今如何？ / 131

石房子是辽太祖的停尸房？ / 131

太祖玄宫今安在？ / 138

链接：耶律阿保机身高超 3 米？ / 145

庆陵宝藏招来各路盗墓贼 / 146

辽陵水窖里打捞契丹文字 / 155

龙岗子村里的神秘乾显陵 / 162

链接：慈圣寺，萧太后昔日驻蹕行宫 / 169

法库圣迹山里的辽墓玄机 / 170

链接：叶茂台七号辽墓发掘亲历记 / 175

八、寺塔之谜：大辽古寺塔，别具一格奇迹多 / 203

五大动难撼不动千年奉国寺 / 203

链接：七佛背后的历史烟云 / 210

近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 / 216

大同华严寺里的大辽佛音 / 225

大辽亡国的历史物证天宁寺塔 / 232

庆州白塔背后的刀光剑影 / 235

链接：郎思考与辽兴宗的师徒情谊 / 243

穿缀上万珍珠的大辽七宝塔 / 244

九、辽帝祭台之谜：辽帝祭台，藏身北镇河洼村？ / 250

路成怀看护的古迹是国宝 / 250

慈航寺、小阁、祭台与石锁 / 251

守护古迹，路成怀几十年如一日 / 255

链接：高悬半空的大辽祭天石室 / 256



十、辽宋战争之谜：辽宋之间的战争与和平 / 259

高粱河血战，大辽国的立国之战 / 259

雁门名将高人辈出，杨业只是平常角色 / 265

雁门关原是辽宋西战场，杨六郎从未镇守雁门关？ / 272

杨家后裔为何拒演《金沙滩》，穆桂英先祖是慕容鲜卑？ / 282

潘仁美实乃抗辽功臣，“杨业之死”是替宋太宗背黑锅？ / 290

辽宋“澶渊之盟”内幕是一边倒的“货币战争”？ / 299

国母守国门——大辽最后的“萧太后” / 306

十一、契丹奚族的博弈之谜：一半是兄弟，一半是对手 / 312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 312

大名鼎鼎的萧太后是奚族人 / 315

奚人创财富，契丹吃现成 / 317

千年奚族，已被雨打风吹去 / 318

十二、后晋灭亡之谜：

石敬瑭皇后墓志现身朝阳，追述后晋亡国恨 / 319

称孙不称臣，贸然惹契丹 / 319

首战杀威棒，惊破契丹魂 / 322

将士齐用命，太宗乘骆窜 / 324

虐百姓喜游乐，石重贵原是声色犬马徒 / 326

轻大辽犯虎威，杜重威反水断了社稷根 / 327

叛将引军入京师，杀胡林下亡太宗 / 330

国破家亡，后晋皇室饱受流亡苦 / 332

栖身建州，窝囊废帝苟活十四年 / 334

太后碑现，亡国往事断肠述 / 336



十三、绝代皇后遭裸尸大辱之谜：

凄凉一片辽宫月，红颜薄命萧观音 / 339

才貌双全获恩宠 / 340

清守空房待君王 / 341

艳词栽赃香魂消 / 342

百年基业自此衰 / 345

链接：耶律乙辛揭发皇后奸情并非诬构？ / 346

链接：绝色皇后香消玉殒，道教大师纵横江湖 / 348

十四、大辽边贸之谜：塞外边城里的大辽风情 / 354

先有宣宁，后有丰镇 / 355

繁盛边贸，“西口文化”之源 / 358

链接：大同新荣，看不尽的边塞风情 / 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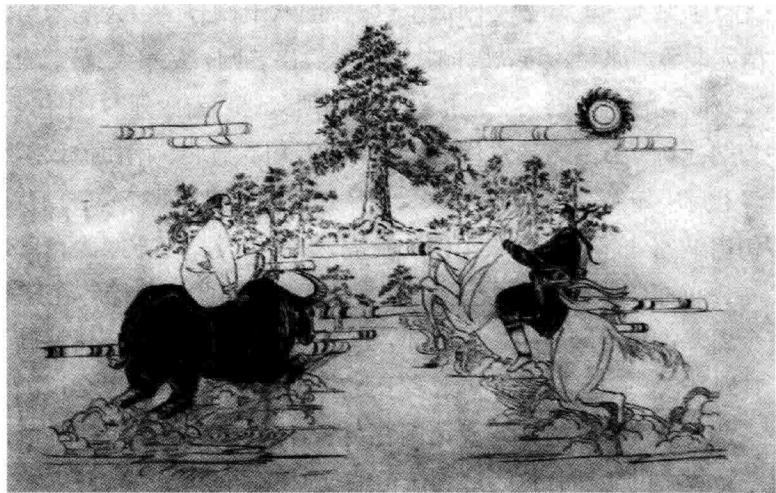
后记：万里征程 追觅大辽情思 / 364



引子：

强盛兴旺繁荣的大辽国

在我国中古时期建立长达 200 多年大辽国的契丹族，历史悠久，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活动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西南部。契丹族最早是由乌桓、鲜卑发展而来。最初有“白马青牛”的传说，史称“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今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今西喇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有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所谓“白马青牛”包括“八子”的传说，这不过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后来对最初原始阶段的朦胧记忆而形成的神话。其后，在汉文化鼎盛繁荣的唐代的巨大影响下，契丹族社会进步很快，终于在唐末五代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当权执政，势力发展壮大，于唐天祐四年以契丹族为主体，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云南发现的“青牛白马图”（张松 翻拍）